

AUREL STE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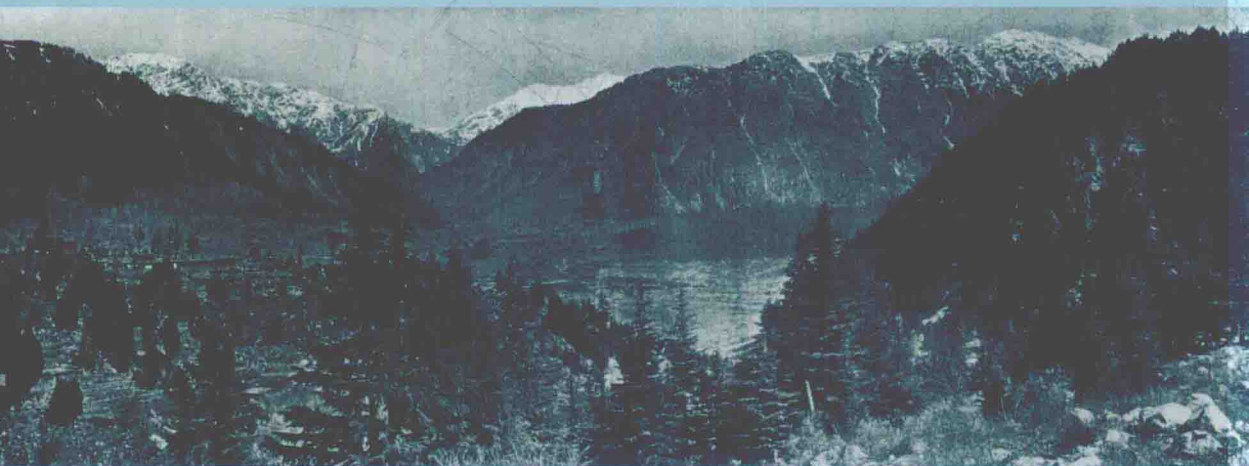
On Alexander's Trail to the Indus: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India

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

印度西北考察记

[英] 斯坦因 著 张嘉妹 译



中西書局

AUREL STEIN

On Alexander's Trail to the Indus: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India

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

印度西北考察记

[英] 斯坦因 著 张嘉妹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英]斯坦因著;张嘉妹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6.8
ISBN 978-7-5475-1110-7

I. ①沿…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印度—历史—
研究 IV. ①K35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9420 号

本书译自 Phoenix Press (London, Britain) 2001 年版
*On Alexander's Trail to the Indus: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s on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India*

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

——印度西北考察记

[英] 斯坦因 著 张嘉妹 译

责任编辑 刘寅春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1110-7 / K · 208

定价 45.00 元

前言

在这部小书中所描述的探索考察,其地点超出了印度西北边境地区^①的行政管辖边界,此前没有欧洲人可以进入那里。在此书的第一章中,概述了“部落政治”的发展近况。在国王米扬古勒——如今的“斯瓦特首领”,这位强大精明的统治者的崛起过程中,“部落政治”为这片被大自然青睐的土地带来了和平,此前,这里的纷争曾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他抱着开明的态度欢迎我的到访。由于他从始至终的帮助与照顾,我的旅程安全而富有成果,对此我心存感激,永生难忘。然而,我同样要感谢的是边境内的这群朋友,正是有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持,让此次探险考察可以在女王陛下的印度政府的慷慨资助下顺利成行,我在同一章节中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受命运之眷顾,在官方执行人心照不宣的默默支持下,我在服务印度 41 年的时间里,得以深入亚洲腹地,展开考察,并且可以遍访印度西北边境地区。从我还是个青涩的年轻人时起,就被这里的历史过往深深地吸引了。这些致力于古文物研究和地理学研究的考察,让我从中国最西端经中亚,从白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下至阿拉伯海边荒凉的海岸。然而,考察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区像印度河流域西部这片相对不大的区域这样,遍布着历史古迹。亚历山大大帝朝向印度挺进的征服大军在此处短暂的经历,如流星划过般让这里的光芒稍纵即逝。

我考察的主要目标是追随(当年)马其顿大军在这个地区的足迹,即现如今

^① 现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

在阿富汗之外那些可以进入的地区。对于他那次征战的经典记录足以赋予这些地方特有的人文气息。然而,这些地区在其他时期同样谱写了非同寻常、风云变幻的历史,因此,在此理所应当快速回顾一下历史,由此可以为我们提供适宜的背景,去理解该地区当今展现出的生活面貌,以及那些寂静的废墟中蕴含着的过往。

像有些人对现代世界的划分一样,我们已经习惯于将古代世界划分为东方和西方。但是,在许多方面,印度都不归属于这样的划分,她因自己的古代文明而独立于两个地区之外,因为她在地理位置上被海洋和高耸入云的群山隔离开来。正是在西北边境的这部分地区,连接着阿富汗的山岳地带,分布着涌入移民和商贸往来的主要路线,成为近现代时期之前,印度联系东西方的主要地带。

早在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第一次直接将西方影响带入此地之前,从真正的东方的那部分地区——即我们所知的伊朗,已经有征服者的后裔来到了白沙瓦和斯瓦特的山谷地区。在史前时期,一位入侵此地的雅利安首领在斯瓦特河岸凯旋,这次胜利已经被谱写为《梨俱吠陀》中的一首赞美诗,广为传唱。现如今的白沙瓦地区由古时的犍陀罗国及其周边地区组成,而犍陀罗国也曾经被大流士一世征服,成为王中之王的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一个省。

亚历山大大帝的胜利入侵如今已经远去,甚至没有在印度文学或传统中留下一丝痕迹。但是,亚历山大大帝与希腊人的殖民地——巴克特里亚(即大夏)的希腊化王子们在此后统治着印度河流域的两岸,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由此,也对来自古典西方的影响长期敞开了大门。而今,我们只能在这些统治者发行的精美的希腊式硬币中,在斯瓦特和白沙瓦山谷那些毁坏了的佛教圣地中存留至今的希腊—佛教艺术雕塑中,去研究历史长河中这迷人的一章。

此后,贵霜帝国代替了规模不大的希腊式政权,开始了在兴都库什山两侧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将影响扩展到超出印度河流域的地方。然后,正是从西北边境地区开始,狂热的宗教宣传将佛教教义、希腊—佛教艺术和印度文学文化,传入了中亚地区,并从那里传入中国。大体而论,由此带来的佛教在全亚洲的传播,可以被认为是印度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最大贡献。边境地区这些美丽的山谷地,被神圣的佛教遗迹点缀着,成为远至黄海地区的僧侣团体心中的圣地,于是吸引了来自中国的虔诚朝圣者,不远万里来到此地,他们的记录,如今正指导着我们行走在斯瓦特的寺院废墟中,这里便是圣僧记录中的乌菟国——“花园”。

如果没有这些记录,我们将无从驱散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黑暗,那是白匈奴和突厥统治者继印度—西徐亚帝国衰落之后,在这里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时期。日渐势衰的佛教让位给印度教崇拜,后者接下来于公元1000年左右被胜利入侵的伊斯兰教挫败,这几次入侵是伽兹尼的首领马茂德率领的。这些穆斯林征服者带到印度的波斯文明与艺术,边境地区并没有从中获益多少,因为那个地区长久以前就受到了希腊化的影响。于是,边境地带很快成了被来自山区的好战的帕坦部落占用的通路,他们时刻准备着与人争夺“印度的门户”,只有在北印度强悍的新近外来统治者面前,才会言败。这片曾经的繁荣之地,如今败落得越来越荒蛮。在莫卧儿帝国的创建者——巴布尔皇帝的回忆录中,当提到白沙瓦和斯瓦特时,除去讲述与部落间频繁发生的艰苦战争之外,再无其他可言了。

在师尊兰吉特·辛格的统领下,出现在上个世纪前半叶的锡克教政权,只不过是印度本土昙花一现的应对反应,该政权对印度河流域的控制,始终都是岌岌可危的。而事实上,锡克教徒从未能将政权扩大到斯瓦特山谷地区,在这里,现任首领的祖父——精神领袖大阿訇统管着各个部落,始终保持着独立。

在吞并旁遮普之后,在这些边境地带重建和平与再现繁荣的重任,落到了英国“王公”的肩上,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入侵与内乱之后,这些地区已经被蹂躏得千疮百孔。而且从那时起,英国军队就注定要看护守卫着这里。无论我因工作之故去到哪个地方,无一例外都会得到当地官员的帮助,他们肩负着保卫边境地区的重任,这些帮助,将与我有幸与他们结下的友谊一起,永远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于我而言,幸运之处在于,在这些鼎力相助的朋友中,我首先结识了哈罗德·迪恩上校,这位已故的边境监察官,后来成为西北边境省的第一位行政专员,为了纪念他,这本书必将成册。

最后,对于在此次出版中得到的帮助,我要在这里深表谢意。承蒙印度政府的许可,让我在斯瓦特地区的考察记录可以与更为广泛的公众见面,而且可以从考察时拍的照片中选出一些,配以图片阐述。我要感谢印度测量局,该局委任测量员道拉巴兹·汗陪同我此次考察,在他的帮助下,我可以使用地形地志资料。感谢皇家地理学会,准许将最初发表在学会期刊中的根据原始测绘制成的地形草图复制给我们,与此同时,我所确认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奥尔诺斯的所在地——比尔·瑟尔地区的更为详细的地图也在H. T. 莫斯海德上校的指导下,在戴赫拉·敦的大地测量办公室被绘制并打印了出来。我在此还要提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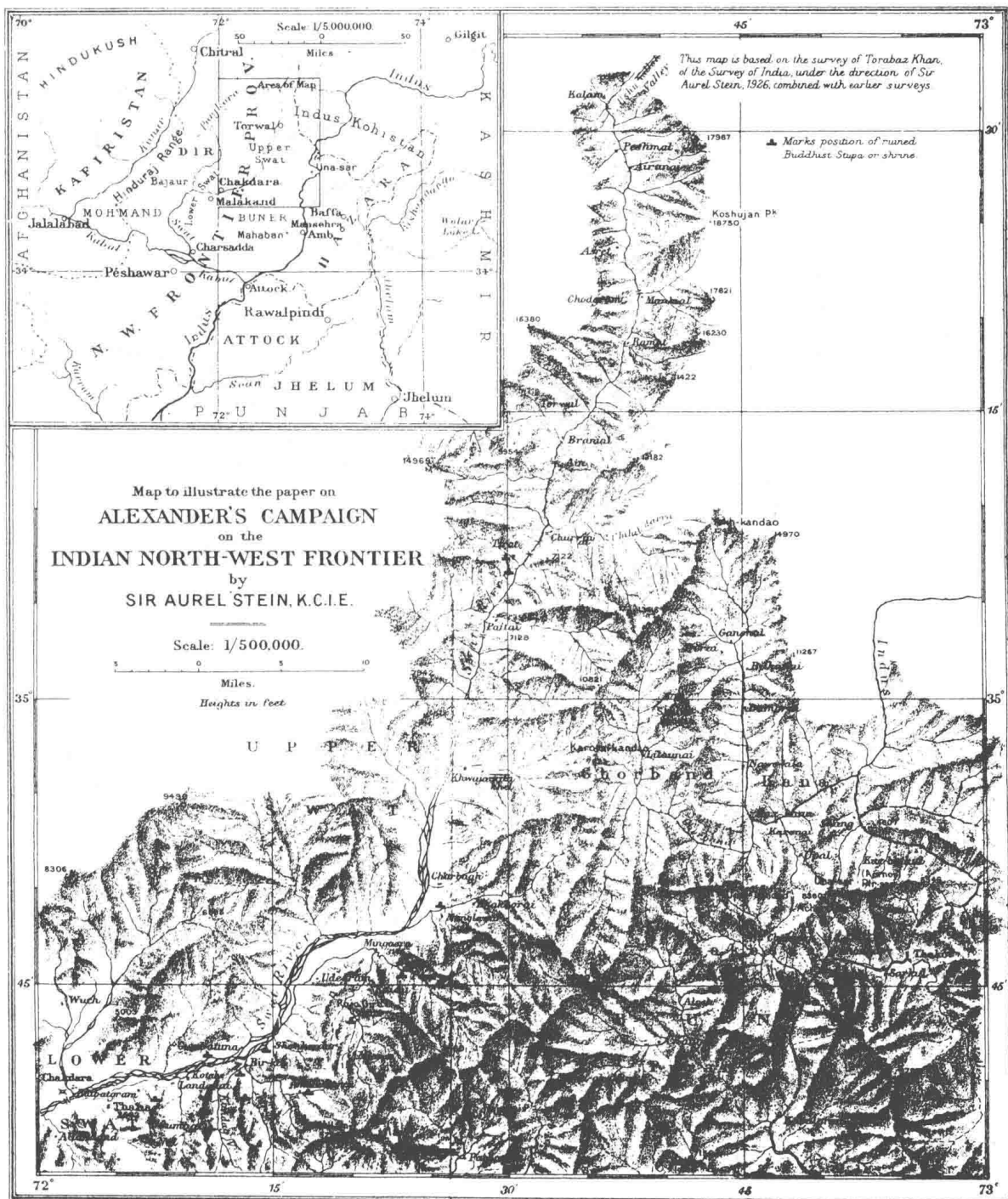
是,从阿利安的《远征记》中选取的有关亚历山大大帝在潘杰科拉河与印度河间战役的相关段落翻译,取自麦克林登先生的《入侵印度》一书,我对照希腊文文本略作修改,结果应更令人满意。

最后,我要特别致谢出版商,他们欣然同意将全力以赴让这本小册子更加吸引读者,还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即使我们目前远隔万里;他们的把关,极大地帮助了此书顺利进入印刷流程。我一直认为把一些出版物的名字单列一页的做法是十分有用的,在这些出版物中,我基于此前几次的考古探险,记录了对西北边境地区早期历史和文物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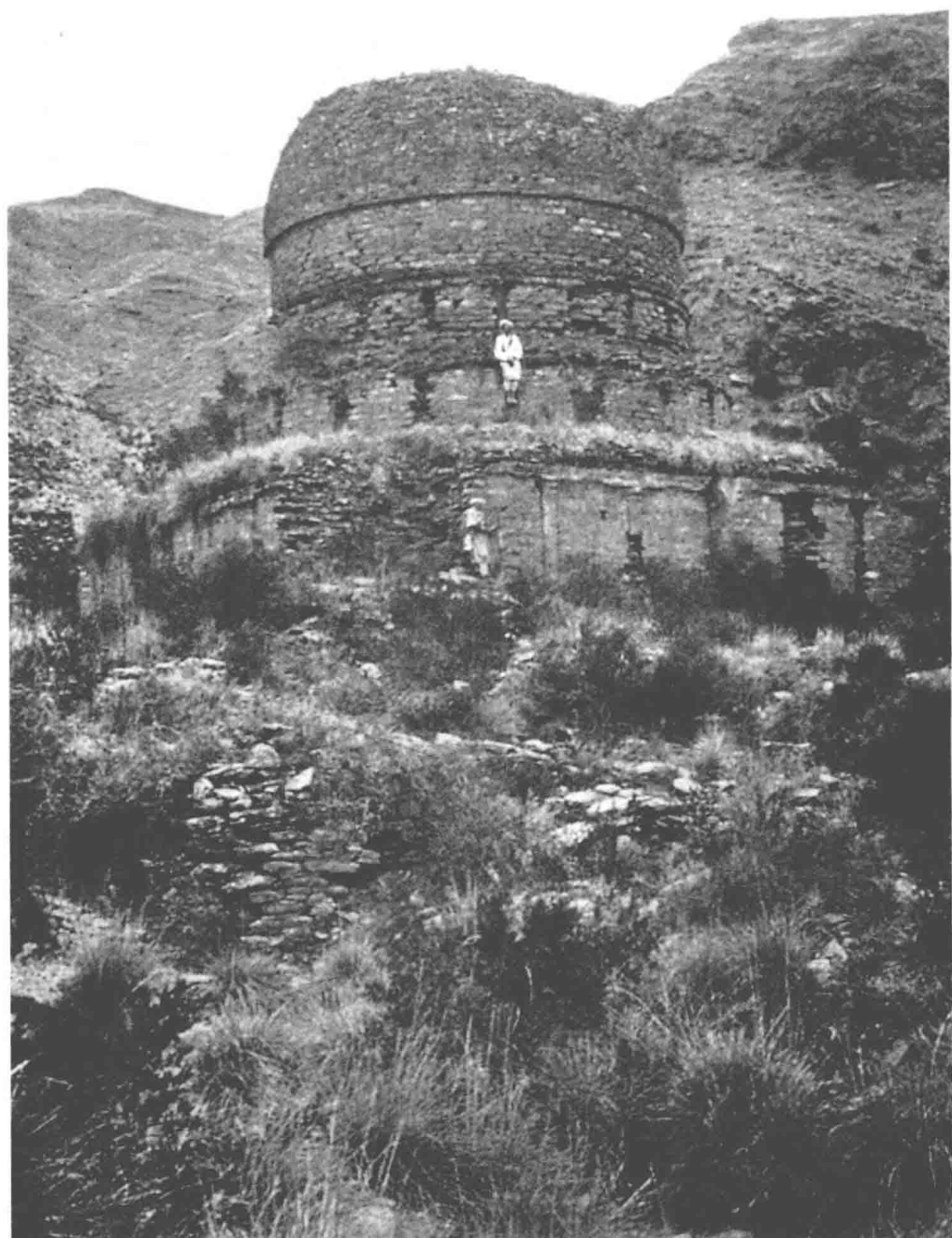
奥莱尔·斯坦因

克什米尔莫汗德·马尔格营地

1928年9月24日



亚历山大大帝行军路线
 印度(次大陆)西北边境地区
 斯坦因



位于宾布·达拉的佛塔废墟,在海勃德·格拉姆上方

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

——印度西北考察记^①

^① 又译作《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线路考》。

目 录

前言 / 001

第 一 章 一个古老的边境目的地 / 001

第 二 章 向斯瓦特进发 / 006

第 三 章 探访佛教时期的废墟 / 014

第 四 章 老友重逢 / 019

第 五 章 比尔·科特及其周围的废墟 / 029

第 六 章 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斯瓦特 / 044

第 七 章 昔日帝王嚧咀罗犀那的舍利塔 / 050

第 八 章 乌代·格拉姆——古老的要塞 / 056

第 九 章 在国王的都城 / 067

第 十 章 塞都和曼格拉瓦尔地区的佛教遗迹 / 076

第十一章 前往斯瓦特郭锡斯坦地区 / 086

第十二章 道尔瓦勒之门户 / 094

第十三章 至斯瓦特河的源头 / 104

第十四章 穿越斯瓦特河-印度河分水岭 / 115

第十五章 过希勒垓伊山口,入嘎纳 / 121

第十六章	上行至比尔·瑟尔 / 130
第十七章	寻找奥尔诺斯 / 140
第十八章	考察比尔·瑟尔 / 146
第十九章	亚历山大大帝围攻奥尔诺斯的故事 / 156
第二十章	位于比尔·瑟尔上的奥尔诺斯 / 162
第二十一章	比尔·瑟尔的古代遗迹和乌纳山名字的由来 / 166
第二十二章	告别古迹和它的故事 / 171
第二十三章	穿越伽亥瑟尔和布兰 / 175
第二十四章	布奈尔和伊拉姆山 / 183
第二十五章	告别斯瓦特 / 191
索引 / 193	
译后记 / 206	

第一章 一个古老的边境目的地

在英格兰忙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于1925年12月初的一天终于到达了德里。在那里等待着我的,是一封来自诺曼·博尔顿爵士的信件。他是我在边境省的一位老朋友,此时已经是西北边境省的首席专员了。他在来信中告诉我,我期望多年的目标如今终于触手可及了。这种兴奋之情让我难以忘怀。那还是在38年以前,当我还是个年轻学生的时候,刚刚涉足古代印度方面的工作。正是在那时,斯瓦特北部地区的历史,及其毗邻山谷的广大边境地区的过往,还有那许多载于史册的遗迹,深深吸引了我。

那个时候,帕坦族部落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阻断了风景如画却险峻崎岖的山区中的道路,正是这个山脉,将斯瓦特河浇灌的山谷地区与白沙瓦的开阔平原地区分割开来。1895年的“吉德拉尔运动”^①甚至开通了一条横穿斯瓦特河谷海拔较低一端的路线,于是,在“政治上”被控制了狭长的部落领地内,我得到已故的时任边境监察官哈罗德·迪恩上校的允许,在1897年边境叛乱前后,开启行色匆匆的旅程,随军去考察佛教时期的古代遗迹。那次狂热动乱之后,在1898年一次短暂的讨伐中,我随同宾登·布拉德上将率领的野战军,有机会考察了这一地区最南端的地带,即布奈尔的部分地区。但是,当战斗结束后,超出英国边境管辖范围的迷人地段,一如既往地欧洲探险者大门紧闭。

斯瓦特深深吸引我的地方,不仅仅因为位于这里的古代乌苻国^②在佛教传统中声名斐然,也不是因为早期的宗教与文化在这里留下了大量未经勘测的遗

① 译者注: The Chitral Expedition, 吉德拉尔地区戈杜尔王朝(1857—1892)老君主去世后,当地政权更迭频繁,政变接连发生,沙俄伺机南下。1895年,又一次地方政变发生后,英国当局出兵干涉,约400名英军被围困在堡垒要塞中,后经从吉尔吉特和白沙瓦两次派兵征讨,才成功解围。

② 译者注: Uddiyana, 又译作乌底衍那,位于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及其支流斯瓦特河一带。

迹废墟；更不是为了实现重走那些佛教圣徒从中国到斯瓦特宗教圣地的朝拜之路的个人心愿，虽然在我的探险考察过程中，会有幸追随他们的足迹，穿越亚洲腹地的荒漠，翻越帕米尔高原^①和兴都库什山^②。这些朝圣者中最著名的一位，我心目中“中国的先师圣人”——古代高僧玄奘，他若在天有灵会接受这样的忏悔吗：真正吸引我来到斯瓦特的，远非这些神圣的记忆，而是一个愿望，亲临亚历山大大帝艰苦战斗过的战场的愿望，这场战役将伟大的征服者从白雪皑皑的兴都库什山山脚下带到了印度河谷，直取旁遮普。

1904年秋天，后来成为我上司的哈罗德·迪恩上校，与相邻部落协商妥当，让我游览莫哈本山的计划得以成行，这里是布奈尔东南部靠近印度河的地方，也是欧洲人从未到过的地方。在那里，我考察了推测中奥尔诺斯（Aornos，亦被译作“奥诺斯”）要塞所在的高地，半个世纪以来，这里被认为是那场取得了最著名功绩的战役发生的地方。但是，经过对地貌的仔细勘查，我发现这里的情况与希腊文中记载的有关那场著名围攻的基本细节并不相符。考察结果不尽人意，但当时及之后近20年的部落政治状况，阻止了任何寻找奥尔诺斯确切位置的尝试——虽然很多证据表明，它也许就在靠近印度河右岸较高的一个区域内。

直到我第三次中亚探险（1913—1916年）回来后，西北边境地区在经历了战争压力 and 阿富汗入侵后迎来了平静，我才能够从新尝试实现这个目标。1921年12月，我沿着赫拉拉地区的边境，也就是靠近印度河左岸的地方作了一次短暂的旅行。在已故好友R. A. 沃霍普上校最初的建议下，尝试采集了一些信息。30年前，一场在黑山山脉展开的艰难边境战役中，他从远处看到一个高高的山嘴从斯瓦特分水岭下降至印度河右岸，他认为，那里很可能就是长久以来被寻找的，曾被亚历山大占领的“磐石要塞”——奥尔诺斯的所在地。但是，只有经过实地勘测后，才能够验证这一想法。然而，仅仅由于这一边境地区动荡的政治形势，我想得到这样一个机会的希望，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破灭了。

大约在15世纪，现在的主人（帕坦人）从这里的原住民达尔德人手中夺取了这片土地，从那时起，丰饶的斯瓦特河谷就陷入连续不断的残酷争斗中。如今，从冰川河流在道尔瓦勒的高山峡谷穿流而过的地方起，都已成为帕坦部落的领地。但是就在上个世纪初，一位伟大的穆斯林、斯瓦特地区一位著名的

① 译者注：即葱岭。

② 属于帕米尔高原的延伸。“兴都库什”，来自于当地语言，“库什”来自于波斯语中的“山”，“兴都”指印度河。

阿訇,在这片土地上声名鹊起。直至高龄逝世前,作为这里的精神领袖,他的权威足以调和敌对部落间的经常性冲突,而且每当面临来自白沙瓦平原地区的统领,或是东、西面相邻地区首领的侵略威胁时,都可以将(斯瓦特)各部落联合起来,一致抗敌。然而,当这位伟大的阿訇以七旬高龄离世后,斯瓦特河上游地区几个部落间日益加剧的冲突,逐渐削弱了这位圣贤的后代们,即米扬古勒人在各方面的权威。米扬古勒人作为至高灵性的继承者,守护着他的陵墓。

这种内部分裂的局面为邻近山区的首领提供了机会,他们抓住机会控制了富庶的斯瓦特地区。迪尔地区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本已掌控着斯瓦特和吉德拉尔间的河谷地区,又逐渐侵占了印度河右岸的富饶区域。阿姆布和达尔班德地区的纳瓦布(即头领)是印度河右岸的独立首领,不断入侵布奈尔,威胁着要从东南方将斯瓦特的主要地区侵吞掉。一次偶然的机会,也就是在前面提到的1921年的那次旅行中,我有幸参观了达尔班德地区,并且结识了纳瓦布的女婿阿卜杜勒·贾巴尔·汗,那时他正率领先头突袭部队向着布奈尔出发,他本是名门之后,后遇变故被赶出了斯瓦特。这位爱冒险的年轻人曾经试图掌控斯瓦特地区最重要的地带,成为纳瓦布在那里的得力干将,然而却以失败告终。但如此一来,他对印度河右岸高处的山岭很是了解,而那里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因此,他可以提供给我的信息,最终被证明都是相当有用的。

但是,无论对斯瓦特如今的命运而言,还是附带着对我的考古计划而言,在那次偶然相遇后的几年中,我们幸运地见证了一位米扬古勒王储成长为一位才能出众的领袖,掌管了斯瓦特地区的权力——他便是大阿訇幸存的两个孙子中年龄较长的那一个。他想方设法让一些靠得住的部落首领紧紧依附于他,组建了一股封建势力,这股力量有充足的补给并由此有能力持久作战,而持久战在帕坦族部落的战事中,实属罕见。于是,经过艰苦战斗,并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亲弟弟之后,他终于成功地将两支入侵者赶了出去。

由此,作为斯瓦特河上游地区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很快将统治延伸到了布奈尔地区,同时还将影响扩展到面朝印度河的分水岭的山谷地区。长期以来,由于部落关系,布奈尔地区与斯瓦特联系紧密。不久,米扬古勒王子——这位该姓氏的唯一继承者,成为了众所周知的国王或“统治者”。他用自己的力量与智慧建立起了新王国,并很快借山川之便将自己的领地扩展出去,兼并了道尔瓦勒地区。这里是斯瓦特河谷的高山地区,这个国家的原住民达尔德人虽然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依旧保持了独立地位和独特的语言。

在国王成功征服这片土地后,他明智地建立并维护了与西北边境省行政管理人员间亲密友好的关系,保证了该地区的和平统一。但是,即使具备了这一系列有利的前提,那些年要不是在好运的眷顾下,安排我一贯鼎力相助的老朋友,后来派驻迪尔、斯瓦特和吉德拉尔地区的政治监督官^①——E. H. S. 詹姆士上校来负责(英)政府与斯瓦特地区的外交关系的话,依旧无法帮助我实现期望已久的探险计划。

1925年夏天,我从英格兰写信给西北边境省的首席专员诺曼·博尔顿爵士,提交了我的计划书。依据这位上级友好的指示行事,詹姆士上校极大地利用了他个人对(当地)统治者的影响,成功地获得了准许,允许我造访其领地,并进行考察勘测。让我对这位国王的开明精神感激不尽的是,相对我在计划书中申请考察的一小片区域而言,我希望能够在他的整个疆域内进行扩展考察的要求居然被满足了。

一旦对对方的热忱欢迎有了十足把握,我确信英方也同样会有求必应,结果帮助果真来得那么及时,令我感激不尽。在印度考古局总监约翰·马歇尔爵士的推荐下,印度政府欣然批准了我提议的考察工作,同时,还给我两千卢比供杂项开销。另外,另一位备受尊敬的老朋友,W. J. 基恩上校恰好在那时供职于西北边境省行政总部,他个人对这项探险工作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我。印度测量局在过去常常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让我的探险工作卓有成效。这一次,它又欣然同意借调一名训练有素的印度勘测员以及所有必要的测量工具给我,来协助我勘查一片陌生之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不是未标明在地图上,就是未收录在本地路线报告中。

虽然在出发前不得不等待上几个月的时间,但来自各方的支持让我始终情绪高涨。我心里很清楚,直到冬季接近尾声,气候条件都一直会是我们开展工作的一大障碍,阻碍我们将勘查工作延伸到相对较高海拔的地区。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顾及延期带来的风险。对于一个对西北边境地区的“部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来说,对边境那边的“火山地带”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能确保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风平浪静。在这里,首领权力的顷刻颠覆不断上演,如同突如其来的水下地震,瞬间掀起层层巨浪!

幸运的是,在基恩上校看来,西北边境省的“政治晴雨表”暂时显示为

^① 译者注:政治监督官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时代,驻印度英国总督派到印度较小土邦的官吏。实际上是该地的太上皇,连土邦王公也听命于他。

“晴”，他这种鼓舞人心的报告也缓解了我等待的焦虑。而且，那几个月我在首都新德里忙得不可开交。我不得不耐着性子通读完成百上千页关于亚洲腹地^①的大量论证材料，即有关我第三次中亚探险的详细叙述；除此之外，还要拿出同样的耐心，看着被我成功从遥远的新疆^②的佛教寺庙废墟中带回的壁画，由工作人员一步步进行准备工作、影像复印等。

令人欣喜的是，到了二月中旬，我终于可以离开印度的新首都，同时也终于可以把数不清的办公文件统统抛在脑后了——为了去往我所有考古计划的起点——熟悉的克什米尔。再次来到斯利那加，我高兴极了，尽管山谷中的绿意已被寒冬的萧瑟代替，尽管在我停留的那些日子里，大多数时间低空的云雾遮挡了视线，无法让人欣赏四周那些久违的白雪皑皑的群山。在西方的、或者模仿西方的印度“文明世界”中度过了一年半后，我得为野外工作做好切实的准备了。然而，教会医院尊敬的院长大人，我的老朋友欧内斯特·尼夫医生好心地为我提供了温暖宽敞的住所，老仆人也被唤来帮助我。在此期间我处理了大量的办公文件，辛苦工作了两个星期后，我终于在3月4日出发了，奔赴西北边境省。

汽车开了一天，走了接近两百英里的路，沿着切拉姆山谷道南下至拉瓦尔品第，终于可以停留休息，享受热情的招待了。在旁遮普的军事中心，印度测量局边境所所长 R. H. 费里莫尔上校将吃苦耐劳的测量员道拉巴兹·汗介绍给我，他可是上校精挑细选出来的，协助我此行中的地形测量工作。我可以确保借到一定数量的武器，也就是四部军用左轮手枪，考虑到我计划进入部落区，这对我们的装备来说，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补充。我在德里按时提交的代购单，由于一系列繁琐拖拉的公事程序，不幸未能及时到达拉瓦尔品第军械库。然而幸运的是，一位好心的朋友 M. A. L. 冈珀茨少校在北方司令部任职，出面为我们解围，让这一问题得到了及时解决。于是，作为我的勤务兵的负责人，谢赫拉·汗护送我们出发前往火车站。在途中，他浑身上下充满了自豪感，这位来自岩盐山脉地区^③的退伍老兵，主要负责管理我们珍贵的“小型武器、弹药”。之后，我们将乘坐火车前往白沙瓦。

① 译者注：从地理位置来看，斯坦因将地处亚洲中部的塔里木盆地称为“亚洲腹地”。这里四面环山，世界几大文明曾在此发生碰撞。

② 译者注：此处指塔里木盆地南部地区。

③ 译者注：the Salt Range，该山脉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从杰赫拉姆河延伸至印度河，横跨旁遮普省的北部地区，因分布广泛的大量的岩盐沉积而得名。